

airiti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 第九十八期 | 2015年3月 | 363-369頁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  
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  
林孝信\*

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Movement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by Shiaw-Shin LIN

---

\* 服務單位：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通訊地址：116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E-mail: shiawslin@yahoo.com

「從太陽花學運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這個報告題目涉及五個很大的議題：太陽花學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知識份子、社會運動。要在二十分鐘內完整討論這些議題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其他兩位主題演講人主要探討實際運動，我就著重談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下對於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的挑戰。

回顧半個世紀群眾運動，當會發現巨大的不同。我個人就親身經歷過這個改變。1960末期我到美國留學，那時候就碰到美國在1960年代下半葉的學生反越戰運動。其實不只美國，當時歐洲、亞洲(台灣除外)、中南美洲到處都有反戰運動以及其他社會運動。任何生活過1960～1970的狂飆的人，在半個世紀後，來看最近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佔中運動，一定會感受到強烈的對比。

半個世紀前的學生的運動，或是群眾運動、社會運動，總體目標非常清楚，就是批判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可是現在太陽花運動或是其他運動，甚至過去十年在中東的顏色革命，跟半個世紀之前的社會運動完全不同，不僅缺乏對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批判意識，甚至說不清楚運動的總體目標。這當然反映半個世紀以來外在世界巨大的變遷。

這個巨大變遷至少包括：第一，建築在Bretton Woods協議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崩解。1971年美國片面廢除美金和黃金的直接掛勾，直接裂解Bretton Woods國際經濟體系的基礎。從此貨幣缺乏可靠的基礎，金融性商品開始氾濫，資本主義體系進入高度投機的階段，勞動所得相比於投資／投機所得的差距更形惡化；第二，社會主義的解體，從7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改革，削弱對社會主義的堅持，接著80年代末期前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第三，新自由主義的崛起，80年代美國雷根總統與英國柴契爾首相從政治上推動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當然不只是政治，在政治的背後還很多經濟的面向；第四，貿易全球化的新發展。70年代亞洲四小龍出口導向經濟政策推動了新興

國家／地區國際貿易的迅速成長，引發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紛紛採取類似策略，從而推動了國際貿易的快速膨脹。到了80年代，國際貿易總量已經擴增到必須建立主管貿易的「聯合國」，最後導致WTO的成立。WTO成立是象徵經濟全球化重要事件，經濟全球化因此有了新發展。

21世紀還有兩個很重要的發展，一個是911事件，其內涵與重要性不用多說；第二個我認為更重要，即第三世界的崛起。帝國主義或傳統資本主義強國在面對第三世界的崛起是不安的。因為這意味著，十九世紀伊始西方列強主宰國際局勢的世界體系就會崩潰，而這樣的世界體系正是繼續維持她們經濟利益與富強地位的重要基礎。馴化第三世界，讓第三世界緊跟著歐美先進國家發展、並接受既存國際權力體制，這是歐美先進國家對付第三世界國家崛起的總策略。

在一九七、八十年代還有一個重大變化：科技的發展所引起資訊的全球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全球化。此外，在80年代還有一個重大的發展：私有化。私有化的推動，當然與英、美的反共政策有關。那時候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的對抗已經到最後階段，觸及到理念或思想的核心部分，這是私有化和公有化的對立。那時候西方主流媒體成天批評公有化沒效率、說公有化有種種的問題必須要快點廢除。強調私有制，力求約束公部門(政府)的管制，一切訴諸自由市場的運作，這正是構成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內涵。

新自由主義是1980年代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新階段，全球化從自在狀態變成自為狀態(借用馬克思的概念，From Globalization in itself to Globalization for itself)。全球化不是從1980年代才有的。哥倫布航行到美洲便形成初步的全球化。19世紀工業化革命之後，商品要迅速擴張到全球，西歐、美、日本就產生一個以殖民侵略為特色的全球化浪潮。以前的全球化是物質利益自然推動的，並非人們從意識上鼓吹出來的，亦即它是自在的全球化。但是1980年代的全球化，有一個

很重要的差別，它是西方國家或媒體有意識地鼓吹出來，其中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換言之，全球化進入自為的狀態。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新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有怎樣的影響與挑戰？我們且從這次太陽花運動和其他運動（佔中，中東的顏色革命，等）來考察。我個人總結如下。第一，現在社會越來越複雜，勞動很容易被異化。馬克思首創勞動異化理論，他分析四大勞動異化，其中一項說，勞工的工作單調而重複，變成螺絲釘。勞動者也因而很容易被異化。今天，不僅體力勞動容易被異化，腦力勞動也同樣單調而重複（許多研究工作不就如此嗎？），因此也有（腦力）勞動異化的現象，變成知識產業的螺絲釘化。這種狀況下知識分子想了解社會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對社會整體的認識越來越不容易。在這種困局下，社會不合理現象的深刻原因、經濟剝削的本質，也越來越不容易被爬梳出來。知識對社會改革的指導作用式微，市場的作用就更加凸顯，而披著自由市場外衣進行剝削的真相就更不容易被知識分子與受剝削者發覺。這正是新自由主義所希望達到的境界。

第二，知識爆炸，促成社會民粹化。知識爆炸後每個人學習的東西越來越專，每個人只懂一點點東西，其他大部分都不懂，所以變成非常零碎化。傳統上人們認為有知識的人比較懂道理，知道這個社會怎運作，所以比較能為這個社會提出一個箴言、建言或警告，所以知識與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這是基於知識分子能夠關照全局。但在知識爆炸之下，知識分子的知識廣度不足，社會上多數人對多數事務缺乏知識，形同無知。在民意至上的前提下，許多公共事務的決策往往知識與理性不足，民主政治變形為民粹政治。

知識的異化與社會的民粹化，造成今日社會改造運動者不容易體認到一個重要的面向：資本主義依然是當今世界經濟剝削與各種壓迫的最根本因素。這個面向是在一九六、七零年代有理想、有熱情的社會改造者所共同體認到的，但是，資本主義的分析與批判，在太陽花

運動或佔中運動中是很少被提及的。1960年代學生所進行各式各樣的社會改革，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批判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建立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的世界。可是我們現在看到太陽花運動或香港佔中運動，目標很不清楚，就如瞿宛文說：變來變去，或是去挪用一些別人的東西，沒有總體目標。

要之，半個世紀世界的巨大變遷，凝結成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個適應於資本主義新時期的意識形態屏蔽了人們對外在世界的深刻認識，使得資本能夠最大程度地實現它在全球範圍的進一步積累與財富極端化的掠奪。滿懷理想的年輕社會改革者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被導誤到歧路，虛擲了她／他們的熱情。

因此，當代知識份子面臨一個大挑戰：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對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如何去分析？去批判？剛剛兩位報告者都說，正面提出論述非常困難。覺悟的知識分子面臨這樣的局面，似乎是不知道怎樣去解決。而且，她／他們還要能跳開「論文生產者」的枷鎖，這是目前全世界知識分子所共同披戴的一種枷鎖。對於社會良心的維護者，都普遍承受這種壓力。

再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對於社會運動的挑戰。社會運動者要改造這個社會；但是新自由主義把更多的東西商品化，並且讓大家追逐商品，一切事物都用價格和金錢來衡量。外在世界的真相在價格化後，很容易被模糊掉。我們看不到問題本質，看不到造成貧富不均、產生歧視、存在弱勢者等等現象的真正原因，這對於社會運動者更是直接的挑戰。搞到後來，很多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基本上是跟著大家去參與的，一種基於同儕壓力的參與。社會改造者有沒有能力去認識外在世界？有沒有去認識隱藏在商品背後的社會關係和壓迫關係？這對於參與者而言似乎都是次要的問題了。其結果是，社會運動參與者者往往只看到事情的表象，從而容易受名詞和口號的操弄。

還有，一個社會改造者應該從運動中不斷自我成長，否則社會運

動就會把參與者工具化。如果社會運動只看到運動的目的而不在意廣大運動參與者的成長，就容易變成造神運動，去製造偉大的領袖，而看不到群眾在運動中的重要性。真正的社會運動，運動者應該透過參與而不斷的自我成長，也就是社會運動一定要這樣的特徵：運動一定是一個學習過程。但是，在當今資訊全球化革命性的發展下，社會運動「動員容易，學習困難」。於是社會運動中主體（運動者）與客體（被運動改造的外在世界）辯證成長改善的社會運動觀，在新自由主義下會越來越困難實施。這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社會運動的另一個嚴酷的挑戰。

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對於社會運動，至少我認為這兩點是目前新的挑戰，這是我對「從太陽花學運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這個議題的基本看法。由於時間非常有限，很多東西我跳過。太陽花學運反映出很多年輕人有理想有熱情，這一點值得肯定。但正因為上述原因，這些理想和熱情本來可以有更好的實踐方式，可惜沒有做出來，這是令人惋惜和難過的。報告到此，謝謝大家。

後面補充：

第三世界力量興起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改變之一。這部分值得更重視。限於時間，前面對這點論述太簡略，借「補充」機會說幾句。第三世界力量的興起將使既有的、傳統的資本主義強國受到威脅，所以很多傳統強權透過新自由全球化，設法遏止第三世紀國家的興起。過去幾百年來，國際局勢是由少數資本主義強權來主宰，在國際社會上，這是極不民主的體系。第三世界的興起將有可能促成國際上比較平等的時代。可惜這個國際演變的革命性轉折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人們的注意力被眼前的一些混雜的身邊事務所占有，以致於忽視了這些新生事物。

第三世界的興起，對於台灣影響特別大。我特別期待所有台灣學

生運動者和知識分子要留意這個革命性世界潮流的可能性，並且和廣泛的第三世界國家社會改造者共同努力，以促成較平等、民主的國際社會的來臨。